



16
2618
3

愛日樓文
三

16
2818
3



愛日樓文三

迪齋說

姪仲復有志乎斯學矣。一日丐所以名齋於余。余以迪齋名之。問其說。曰：迪之為言，蹈也。躬蹈之而已耳。曰：為學之方，盡乎斯已乎？曰：迪之為言，導也。躬導之而已耳。曰：蹈我之也，導人之也，而可以為一乎？曰：道一而已矣。孰人已焉？其所以導之者，乃其所以蹈之者也。仲復未達，請問。余曰：我能孝於親矣，而後求人之孝；我能順於兄矣，而後求人之



順我能忠而信矣。而後求人之忠與信焉。古之君子有諸己以求諸人。人一也。總之一性焉。故曰合外內之道也。君子之學盡乎斯已矣。而又奚疑。雖然。我有意乎導之也。而曰吾將姑蹈之。則僞矣。僞則民不從也。故誠蹈矣。乃其所以導之者也。迪乎迪乎。汝識之。仲復躍然曰唯。

達而已齋說

藤山睽二氣銳而言聒。往往憎茲多口。一旦自訟曰。吁。吾過矣。吾辭之弗脩也。而多口固自致。於是

取孔子辭達而已矣之語以字其齋。而求戒辭於余。余亦不脩於辭者也。豈足以戒睽二。無以則請舉所以自戒者。而睽二其共之歟。曰辭勿詖。詖則蔽矣。辭勿淫。淫則陷矣。辭勿邪。邪則離矣。辭勿遁。遁則窮矣。辭勿慙。慙則叛矣。辭勿枝。枝則疑矣。辭勿游。游則誣矣。辭勿屈。屈則失矣。則辭也何以哉。其惟達乎。何如斯可謂之達矣。曰惟體要乎。體要又將何功也。曰惟立誠乎。書云辭尚體要。孔子曰脩辭立其誠。夫誠立而後體要矣。則辭也其得無

達乎而又何多口之足病。雖然立誠難也。余方懋之。而睽二盍與共焉。

不得已齋說

間瀨培之從余遊有年。一旦有悟。謂凡事出於不得已。不得已而不已。非也。不得已而已。亦非也。吾將不得已而後行。因命其齋曰不得已之齋。而質余以其說。余曰。然哉。學蔑以尚焉。吾子既自悟矣。而奚假余言。培之曰。先生勿以靳榘也。夫師心自是。君子謂之固。果是歟。將有俟乎。先生以證之。若猶

未也。將以改之。故敢請也。余曰。唉。吾子之請。殆出於不得已歟。今吾明言之。我嘗觀察焉。其昭然運於晝夜者。日星也。巍然峙於萬古者。山嶽也。浩然流於無窮者。河海也。驟然作於朝暮者。風雨也。砰然發於一時者。雷霆也。是誰使之。果有所強而然乎。其有不得已者乎。人既立於不得已之天地。而我獨得已乎。是故有父子焉。不得已於親。有君臣焉。不得已於義。有夫婦焉。不得已於別。有兄弟焉。有朋友焉。不得已於序與信。有家國焉。有天下焉。

不得已於治與平也。至夫富貴貧賤。死生壽夭。利害得喪。毀譽榮辱。亦皆不得已於屈伸消長之數者矣。故君子之處世也。能循於其理。因於其勢。履於不得已之地。動於不得已之時。是以履而不危。動而不括。是之謂動以天。是之謂永言配命。是之謂窮理盡性。故曰。學蔑以尚焉。培之仰而嘆曰。烏乎。何其言之大且至也。楸自名之而不自知也。今聞此言也。惕焉以懼。楸無如後罪。何。余曰。茲亦不得已也。爾歟。

迂盦說

神谷冲卿以迂為號。求警戒。冲卿有才辯。殆非善乎。迂者。問白意。緇揭首察尾。則才捷矣。而近於徼。援古證今。騁多肆博。則言辯矣。而近於矜。蓋以平素之如此。而一旦反之於迂。吾見其難濟也。然而天下之事。皆決於一志矣。苟立志以求之。其弗濟者。吾亦未之見也。冲卿今有所悔焉。毅然立志。必求所以去其病之方。不亦已善乎。昔者。司馬溫公以迂叟自號。而晁說之景其迂。以自勗焉。冲卿蓋

亦私淑於此者歟。謝上蔡初好矜學於程子三年。乃始去之。冲卿能以上蔡之所以學於程子者學於二公。則其於肩晁而踵司馬也。何有。夫持其志而勿放乎中也。鎮其浮而勿耀於外也。以才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言屈人。不如不辯之辯更深也。冲卿識之。棲於一枝者。非圖南之翼也。潛於勺水者。非吞舟之鱗也。安於小成者。非致遠之器也。冲卿識之。冲卿立志若此。必能濟其所難濟矣。

節籒說

東台戒善鄰公顏其居曰節籒。見徵鄙說。余以不知浮屠之說辭之。則鄰公之請益懇。且欲聞吾儒之說。乃爲之說曰。裁制以適乎中焉。之謂節。節也者。中也。中也者。性也。性也者。天也。聖人之學。順乎天而已矣。彼其偏執而不通。苦清而不諧。過高而不下。斯不順乎天矣。豈節云乎哉。是故知節而不知中。或失則固。或失則隘。或失則虛。是謂不節之節。君子不取也。今夫日月有度。是以能久。照四時有序。是以能久成。斯則節也已。聖人見節之爲中。

也。乃立之以君臣父子之倫。道之以孝弟仁義之教。章之以宮室衣冠車馬旌旗之具。行之以揖讓進退登降疏數之宜。使凡天下之人。皆於是乎取中焉。有條而不紊。有等而不敢踰越。是以其道與日月而並明。與四時而合序。放諸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無弊矣。則亦惟順乎天也已。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若夫出於人爲之私。非固則隘。與虛矣。而何節之有。我儒所謂則爾也。不識鄰公肯信之乎。否乎。

然所說

福尾伸卿請余名其讀書之室。余選然所字。且釋之曰。然也者。如也。聽其自如。而弗彊焉之謂也。夫道立於不得不然。而教設於不得不然。故君子之學。非有彊之也。率性而已矣。性之德。謂之中。其發謂之和。一也。是故其感於物也。動於不得不然。其見諸行也。趨於不得不然。其出諸言也。發於不得不然。夫不得不然也者。即性之德也。道於是乎立。而教從焉。子盍觀夫四序乎。潤之以雨澤。春則盎

然激之以雷霆。夏則赫然。肅之以霜露。秋則慘然。固之以冰雪。冬則凜然。而太和塊土。生生不息。是皆錯行於不得不然者也。惟君子則之。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其節。與夫四時而並行。行而爲天下法言而爲天下則。其高明配天而博厚配地。致中和而已矣。夫自然而然者。天也。安於自然而然者。聖也。學於自然而然者。賢也。勉於自然而然者。衆人也。語其等則有分焉。語其性則一也。人之所同然也。若夫索隱行怪。詭於不可然者。謂之矯性。赴

功殉名。僞於不可然者。謂之欺性。強辯飾辭。罔於不可然者。謂之誣性。誣與欺與矯。其於中也遠矣。仲卿今志君子之學。其惟務聽乎命之自然。率乎性之本然。脩乎道之當然。若此而已矣。仲卿蹶然起拜曰。吾嘗鑿求而鑽究焉。愈勞而愈難也。今則聞其所以弗彊焉矣。庶乎其有所得也。請遂書以爲說。余曰諾。

跋元槩聯珠詩格

宋于濟聯珠詩格。蔡正孫增訂而評釋之。王淵濟

叙之久傳於我。版亦非一。今行本有增注。不署選者姓氏。近得朝鮮本閱之。有其邦人安琛跋云。成化年間徐君正增爲註解。則知增注出韓人之手。非原本也。余所涉覽說部諸書。未有言及斯編者。因檢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王圻經籍考。焦竑經籍志。及近時四庫全書總目。並不著錄。旁搜葉祁二錢書目。亦不收載。疑其於彼爲佚矣。又考三子履歷。宋元史並無傳。至於雜史傳記。亦未見其名。但謝疊山集附載蔡王次韻詩各一首。皆署稱門人。

厲鶚宋詩紀事獨采其詩。總目詩林廣記條下亦謂蔡詩見於疊山集。並不及他事。據此。才知蔡王出於疊山。而于濟則終無可考耳。於是乃意編內錄蔡詩者不一而足。使斯編之存者。四庫之錄。大鴻之紀。必不近捨斯編而遠取之謝集矣。且如吳之振宋詩鈔。顧嗣立元詩選。菟羅極博。而蔡詩亦不一見。然後斷知其爲佚也。余謂斯編選頗厯雜。不足稱佳帙矣。但宋代遺籍。徃徃散亡。幸其完存於我者。我不可以使重佚之。况於宋季諸彥失傳。

者其詩屢遺於此。則是亦忍并歸湮滅哉。曩得此本。係元槧。有評釋。無增註。其為原本無疑矣。因書所考實於尾。

王文成公真蹟跋

王文成公此蹟。錄蘇東坡題墨妙亭詩。神氣勁迅。橫溢於楮墨外。非偽贗者之所能髣髴。字蓋依蘇書墨本。檢東坡本集。璽作璽。支作敢。亞作要。瘠作瘦。伏作服。璽之為璽。偶然筆誤耳。支亞二字。摸勒訛闕。襲而不改。瘠伏二字。亦與墨本合。往年紫野

栗山觀此帖。疑新意已下廿一行。好古已下六行。係別人竄補。余則不謂然。是蹟蓋互用兩筆。字瘠墨滲頓渴者。為新筆。字肥滲渴並少者。為故筆。蘭亭已下九行。試用新筆。鷹徐已下十八行。換用故筆。燕誰已下三行。又用新筆。好古已下六行。又用故筆。空齋已下廿八行。又用新筆。以終之。遽觀之。如出別手。反覆鑒之。然後知其不然也。至於大字處。紙有裁接。則亦係裝帖時事。豈足以致疑於竄補哉。但余別有一疑。公平生非以書技自任者。其

所書皆止自製詩文。而此帖獨錄墨妙亭詩。吾不知其爲何謂。及得清人蔣心餘忠雅堂集讀之。始釋其疑也。集中載王文成驛丞署尾硯歌。有叙曰。東坡墨妙亭詩斷碑一片。存十二字。凡四行。行三字。曰鐙他年。曰憶賀鹽。曰時湏伏。曰孫莘老。高廣各三寸。長四寸。文成謫龍場時得之。遂以背面作硯。左刻守仁二楷字。右刻篆書陽明山人四字。側刻分書驛丞署尾硯五字。由是考之。公之感於是事。親發諸筆墨者可知也。因又推之。公居龍場三

年。作硯在此時。則蹟亦出於其時也。必矣。龍場彼土南裔距福州不遠。而福州與琉球隔海相對。此蹟之入於我者。蓋自龍場傳於福州。福人裱裝爲帖。爲琉人所貿易。遂轉入於我。其徑由或然也。余家舊儲福州緞子。今將此裱褙比照。正爲同種。則知帖成於福州之必然。古名人筆蹟。不問真贋。必有鑒家題跋。若收藏印記。而此帖並無之。則知其自南裔流播。未始經於中土。是皆足以證其徑由而已。至於筆蹟之天趣不凡。固知人弗能贋。况乎

有是事理之皦皦可徵不少。則豈得容一疑於其間哉。余於三十年前嘗一觀之。時欲獲之力弗能辦。今遂歸於余。因詳考以附於後。

題二龍圖

水府中山君家宰落合叔正以文化丙子正月之望。夢見二龍一升一降。覺而記之以為祥。屬谷文晁寫之。且因塙子昌索題於余。余擬議之曰。吉凶以情遷。其可以一定求之乎。躍而潛者存其身也。躍而飛者達其志也。自常情視之。飛而進吉。潛而

退凶。自我言之。飛而不已。必亢。安知其不為凶乎。潛而不用。必全。安知其不為吉乎。叔正所夢二者皆存焉。斯可以為進退之戒矣。吾又聞之以祥為祥者。禍或至。以祥為禍者。祥乃全。請更進之。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言二龍相敵也。夢之所兆。天或啓之。可不懼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吾不知其占果由於前歟。抑由於後歟。要之在叔正之能惕然戒懼以全其祥也。今應其索。錄之於此。

題游息園圖記

二本松老職丹羽君希德名其別墅曰游息園遙寄其圖并記謁余言圖領其景記悉其趣猶之目睹也吾嘗謂善治園池者必因自然形勢高者從而築之為臺為觀汙者從而鑿之為沼為渠曲者逕之陂者磴之深邃者林之廣衍者畝之至於藝植布置各得其宜則雖在尋常竹樹檟棘雜卉皆足用以助之景致不必遠求奇葩異草珍恠木石以實之不然費人工糜財力祇足以戕其天趣也已此亦園池一小經濟也今游息之園以圖記觀

之或能不失於自然形勢者歟希德於其小者則既得之矣吾又度幾其推之於大者亦能如此也乃為弗瘳其職矣漫錄此還之

題小金原捉馬圖卷

總之野曰小金曠衍數十里渺茫無際官放牧龍種年以蕃息今不知其為幾千百群也每歲十月牧長率其屬驅而捉之年有定額捉捕之所四面起壘高二丈餘區為內外內小外大皆缺前面先期數日所在發丁自數里外而驅之柵斷奔路

使其可嚮入而不可外逸。迨期，牧長秉麾而騎，其屬亦皆騎從。遙見馬之所聚，則雖有林莽之鬱密，藪澤之深阻，無不縱橫出沒，疾呼而從之。丁夫數百人作聲，掀手應指，麾而驅之。初，馬之為群，不過五六若七八，而見驅迫，歛成數十百，奔騰驚逸，響動萬雷，使其避之無地，皆入外壘。有一人拚竿索，二人徒手從之，擇其可捉者，驅諸內壘，突入索約其頸，駭懼之際，一抱頸，一掣尾，合勢踣之，直以大索絡之。其可留以為種者，印烙放去，蓋捉捕之術。

在於脅制其氣，使蹄嚙之不暇也。嗚呼，可謂巧且熟矣。鑑海世子以壬戌之十月往觀，歸而作圖，寄余索字，余亦嘗觀之。今二十餘年，尚記在懷，乃題畧於卷首。

題護園讌集圖

護園讌集圖。環卓而坐者凡八人，其白首皓眉，色媮而骨癯，謹然若有所容者，為物茂卿。即護園主人也。右側手紙筆而顧者，推敲詩句者，縣孝孺次公。左側齒最少，眉目清秀，丰采瀟灑者，滕煥。圖東

壁祝髮禪衣。體貌肥大者。釋原資。萬庵脫外套。舉大爵。右坐左跪。若醉而顛者。平玄中。子和與子和竝坐。從容醞藉。若相獻酬者。服元喬子遷。在次公之側。疑然端坐。腰刀手箒。熟視子和而顰蹙者。太宰純德夫。在子遷之後。剃豁而鬢矮。躬俯而面仰。若與萬庵隔卓而語者。宇惠子迪也。自次公而下七人。皆以詞藝名一時。蓋於茂卿之門為翹翹者。此圖不知誰所作。必出於其徒在當時親睹之者。不然。恐不能肖其真。寫其態。殫其風流文雅之概。

如此之詳也。在昔宋熙寧中。王晉卿會一時名流於西園。自東坡而下十六人。李伯時圖而米元章叙之。藝苑傳以為佳話。如我享保中。亦才子輩出。以護園為最盛。而此集適與西園相彷彿。則圖而傳之。固其宜。且今對此圖。想像當時。使吾如身躋其堂。相周旋於文酒之間。亦一快事也。乃重撫之。錄各人姓氏於顛。俾後之攬者有所考。

跋阿露君哀詞卷

冠山老侯之季女阿露君。生而聰慧。四五歲時。既

如成人。屈文政壬午十一月。以痘殤。齡六歲也。檢篋笥。得遺蹟。上父君諫。飲書一通。訣生母藏頭和歌一首。訣傳女乳人和歌一首。題自畫俳詞三首。又得一小冊。手記遺戒數十百言。及和歌若干首。理致精詣。似有所得者。至於遺戒。徃徃語及家國事。亦誠可驚矣。既而事稍稍傳。播聞之者。無不驚異。而弔詞哀章。陸續駢至。老侯追悼之餘。哀而軸之。徵坦爲跋。夫世固有可驚可疑。可悲以戚者。而至夫事極非常。古今希有者。則驚疑悲戚亦蕩乎。

無有也。顧夫鬻羈嬰兒。知數與方名。且以爲過而今。女君有老成人之所不能跋及者。豈可以常理求之乎。余初聞之。且驚且疑。惻然以悲。既而大疑之。而益大戚焉。乃始恍然悟。茲非可以人待之也。或者宇宙間至靈鬼神。姑憑是軀。以洩氣機者。究之。與夫木石而能言者。之不可思議。奚以異而尚可待以人而詰以理乎哉。於是驚疑盡而悲戚去。胸益澹然也。雖然。胸益澹然也。亦得非夫悲戚之極。乃使然也邪。

墨水漁唱卷跋

述齋林公墨上雜詩。松軒君手錄之。并圖爲一卷。屬交鄂諸君跋之。復及於余。余謂墨水之爲郊坰第一佳勝。是公論也。非私議矣。第我林氏之於此境。亦有彷彿焉者歟。請私議之。冢嗣樞字君之有學殖。卓然以自守。是筑波遙碧。屹然峙立也。胖庵君之有器識。能變通。是長流滾滾。東南趨也。梧南君之詞藻。櫻花爛發。而松軒君之筆札。汀鳥留迹也。凡是皆就圖中比擬之。至於圖所不載。則尚有

霜葉之爛景。與秋蟲之幽韻。而懋軒君之於繪事。恬齋君之於國什。或當之。但此卷偶未及載入耳。然則林氏之父子兄弟。謂之墨水全圖可也。不知公論亦然之否。一友自傍難之曰。嚴父公道德文章。世顯然仰之。今子惟昆季是品。而遺其所自。豈以墨水無足當者歟。余曰。否否。請試西顧。其人瞳然。余乃起立一喝曰。汝亦不覩夫芙蓉嶽雪之巍然。高千古者邪。甲申重陽。題於暖樓南軒。

櫻花譜跋

我櫻之非彼櫻也。昭昭矣。南橘北枳。土宜則然。乃說者紛紛曰。有曰無。竟不一定。余謂此燕書郢說耳。自非葦而枕之。安能判然無疑。雖然。我弗往觀矣。而彼寧弗來觀邪。必使彼斷之。是不辯之辯也。則先舉菴亭之詩曰。東來初見此花奇。一句道盡。又舉沙子雨之語曰。此爲海外異種。亦非瞞語。繼而證之。有即非之詠。有獨湛之圖。並皆無不一見。激賞以爲東海名葩。然後其爲彼之所無者。剗然一決無疑也。嘗怪世之以多識自標者。必欲得彼

之名。或充以白櫻桃。或擬以垂絲海棠。又或題以樺。以玉蘂。則誣亦滋甚矣。而未嘗有一人爲明辯之以雪其冤者。何其名葩之不幸也。是則余能已於言乎。浪華木世肅曩爲櫻花作譜。得三十餘品。未成而歿。星峰藤公就其家借之。別錄一通。使余爲世肅題一言。余乃今以無已之言係之。不獨爲世肅也。又不獨爲藤公也。

櫻花續譜跋

櫻之郁郁。彼無有也。吾於前譜證之。今則復以臆

斷之。於是其說益暢矣。曰：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不知子都之姣，無目者也。夫美人之美，天下莫有不悅，而名花之美，獨有不悅邪？我櫻之爲花中子都也久矣，彼而有之，誰不知其姣者？使有而不知，彼皆無目矣，而可歟？是其無有一可知也。梅有梅譜，竹有竹譜，金漳之蘭，范村之菊，亦皆有譜，以其一物而多品也。今櫻之多品，不厘倍於梅、菊，而獨無譜，使彼有之，豈有是闕典哉？是其無有二可知也。至於材，亦堅牢可用，几案盤盂，皆無不可而

最中印板，使彼有之，必不免於雕黥梓與棗梨，抑獨何辜？是其無有三可知也。余久持此三可知之臆說，徃徃舉以語人，人莫能難之。頃者，星峰公作續譜，得二百有餘品，又徵余言，余亦竟不能舍此說也。乃復舉之，并以告後之觀譜者。文化紀元，仲春念四日，屬藁於第五橋莊，時微雨，甚適也。

題花曆百詠後

花曆詩完，槩芳潤堂丐題，展而讀之，掩以嘆矣。惟夫才人之詠，茹穠吐艷，既若名葩，嘉卉之芬，錯彩

披文亦猶佳句。故名葩之於佳句。溷同氣類。肖似天然。佳句之於名葩。據自性靈。非假彫飾。宜乎榴菴茲詠。燁其交發。燦然相輝。能使讀者頓思。縱攬名園。逍遙雄墅。於戲美矣。何其優哉。第余雖覲詹言之求。不禁秃筆之嬾。况乎班甘落後。趨愧爭先。乃避華辭之弁髦。聊敷蕪語於藍尾。自嗤碩果不食。祇是枯楊生稊。爰記堯奠。端午厥翼。更問夏曆。甲申維龍。

癸亥春月茅堂小集引

太皞馭節。轉玄黃發育之鈞。女夷司規。布紅紫歲。黹之令。乃是後唐三日。二首六身之春。茲請彥儔庸酬韶節。擬倒屣於王蔡。效停軌於郭黃。前期不愆。幸惠然之一顧。良晤莫逆。賦樂只以相歡。多是遠來之朋。都非不速之客。僕以非才。如樗櫟。居沒屋之蓬蒿。豈追雅集於西園。而比賓筵於北海。况操持月旦。標榜風期乎。第欲資於多聞。庶有裨於孤陋。咸才調之士。爽爽神清。迺騷雅之宗。軒軒霞舉。宛然一龍之華。邴管彷彿三友之李。崔蘇持世。

之文擒龍打鳳使東坡之低頭驚人之語鏤月雕雲雖西崑或斂手方茲雲淡風輕之候坐於柳眠花笑之間傾三雅盃太勝於清涼散撥五經甕不讓乎太和湯苟使心地上絕無風波必於性天中別有化育其交維淡勿啗濁酒枯魚不醉無歸爰論金昆玉友是爲小引詎假多言

瘞胡孫文

獸之類乎人者惟胡孫而性狡黠可憎獨日光山教城敬公所畜者不然其體矮性甚慧能馴擾解

人意拜跪如人撫諸膝肩諸背惟其所令菓實餅餌與之乃食不與不偷食弱必有所不妄遺污物平日兀然蹲居如泥孩兒然至使其攀高援喬則其輕趨騰趨固其性也初爲觀音寺所畜東台善王謙公携入都余每訪謙公胡孫必侍嬉嬉如也後歸於敬公公亦撫愛極摯一日繫之樹有犬突入噬血淋漓公驚救藥之不及氣奄奄向公合掌作永訣狀頃之瞑實文政戊寅秋孟中八日也胡孫即日光山中產自文化乙亥之歲出山允四年

公悽惋甚。乃斂以敗絮。裝藏諸粟山桶。親寫光明
真言多羅尼。導而瘞之。嗚呼。世有人而見獸畜者。
今獸而享人禮。幸矣哉。豈以其類乎人者之最類
焉歟。公爲樹石索文。余於胡孫猶相識也。乃憐而
記之。悲而歌之。歌曰。青嶂兮縈夢。白雲兮繫心。
一墮兮羈紲。悽楚兮其音。殞命兮何慘。化導兮緣深。
夙願兮始遂。魂歸兮故林。

記洋製測時器

余嘗藏洋製測時器一儀。漢土名之曰時辰表。凡

泰西諸國所出器玩。率無不精巧。而獨以是儀爲
最。今畧狀之。形圓。用白金爲殼。盤面銅質。金鍍徑
一十二分。強厚七分。弱邊鑿池。周之。函銀牌十二。
以識時辰。子午二牌釘牢不動。其餘皆活。可案候
前。却以定晝夜長短。周圍外鑄百刻。內鑄十二時。
以便牌之移動。此式經本邦改造者。如舊式則銅
質。白磁外紀六十分數。內紀二十四小時。皆用洋
字漆書之。是也。盤用鐵方軸爲樞。軸插套管出頭。
以受短長兩鍼。鍼尖皆外指。短鍼竅圓。管受之在

下長鍼竅方。軸受之在上。短鍼拓尖下鑽兩眼爲識。平貼盤面左旋。晝夜一周。指十二時。長鍼形弧亦左旋。晝夜二十四周。以備短鍼運轉之用。此亦與舊式異。舊式短鍼晝夜二周。而其用以長鍼爲重。長鍼指刻四刻一周爲一時。則晝夜二十四時爲九十六刻。而鍼九二十四周。短鍼則指時以紀長鍼之數耳。外作白金合盛之。空其當盤面處。旁有突臍。重擲可開。盤面幕以玻璃。中隱起當合之空。呼曰表泡。殼旁有環挈銀鉤。鐺如綬然。呼曰表

帶。鑰垂其端。殼底有小孔。直殼內。塏輪頂可納鑰。以運軸盤面。當子位有暗鎖。用拇爪招起。可以觀其胎矣。乃發而觀之。盤背更有承板。與盤相比。用活銷牢定。又有夾板。間植四柱以支之。柱亦皆銷定。內藏機軸。小大相錯。其在酉位。近盤背者曰大輪。四十八齒外鄉。餘輪以次漸小。其中位。襯盤背者曰二輪。五十四齒外鄉。有長軸貫入承板內。軸齒十二。與大輪相齧。其在子位。襯夾板者曰項輪。四十八齒外鄉。有軸齒六。與二輪相齧。其在

丑位中立者曰側輪。四十八齒。側鄉有軸。軸齒六。與項輪相齧。其在卯位稍近中側立者曰爪輪。十五齒。側鄉尖如鋸。有軸橫設。軸齒六。與側輪相齧。夾板外設圓擺板。鑽方竅。擺軸植於內。與爪輪相直。下作槽承之。軸頂絡以鐵線。鬢曲如鬚。呼曰遊絲。軸齒二。上右下左。令其與輪相銜。輪推而擺逗。擺送而輪移。順逆相制。不得輕轉。擺乃左右搖動。往來叩擊。而有遊絲承以齊其快慢之度。此於機關為重矣。更有二機。曰腸殼。曰塔輪。轉捩之力資。

焉。腸殼在午位。形如小合。中植鐵軸。軸端貫出殼下。內藏發條。發條或呼曰腸。其製用鋼鐵。錘薄。長尺餘。緊捲鐵軸數匝。不拆則不能見。殼外又纏鐵繩數匝。長亦尺餘。殼下軸端又套小輪。別橫螺軸。以為發條收放。不常用。塔輪或呼曰旋螺輪。刻深大輪面上。套此輪。輪形上窄下廣。如塔然。其受鐵繩處作螺痕。塔頂有鐵軸。穿夾板出頭。塔旁又作一闌。以壓繩。塔基更釘牢一輪。呼曰闌輪。有齒外鄉尖如牙。其與大輪接處。夾墊挺簧。倒繳闌輪。挺

簧兩端相壓。令輪可左旋而不可右轉。又當盤背與承板之間夾藏三輪。曰刻輪。曰時輪。曰接時刻輪。第二輪長軸頭在板內者。以刻輪緊冒之。刻輪有方軸。穿出盤心為樞。即受長鍼者是也。其齒與接時刻輪齒相剗。接時刻輪軸齒與時輪齒相剗。時輪中心作管。套刻輪方軸上。即受短鍼者是也。刻輪從第二輪速轉。而套管則相承漸遲。此盤面短長鍼之所以遲速不同也。不拆則不能見。夾板外擺上有圓金。羃徑六分。用螺鑽牢之。羃鑿雜花。

文玲瓏可窺。旁平置小銀輪。周鑄洋字。自一至十二。中有鐵方軸。輪下別套半輪。有齒相剗。端有小鈎。受遊絲。以鑰左右鐵軸。則小鈎往來。以取遊絲之緩急。蓋諸輪快慢之所由。不常用。半輪小鈎。不拆則不能見。羃旁酉位。橫鑄洋字。譯為龍動亞而子。龍動。即諳厄利亞國都名。亞而子。其工人名云。測法。先檢曆本。知晝夜長短度數。乃就盤面整排牌子。各當其處。次用子午線測午晷。即就盤面整鍼尖。正指午位。以鑰納底孔。運螺頂鐵軸。以收繩。

繩既移繞螺痕。則諸輪皆活。遲速各隨其法。試以十二時算之。大輪凡六周。二輪凡二十四周。頂輪凡二百十六周。側輪凡一千七百二十八周。爪輪凡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周。而圓擺往來凡二十萬七千三百六十動。既閱十二時。則鐵繩漸盡。諸輪歸於一寂。再以鑰收繩。活動如前。此其測法也。蓋此器正倒俯仰。未嘗錯亂。或放之案上。或搭之壁間。或袖之。或佩之。皆無不可。徐而聽之。輪擺叩戛。響如蠶啣。就而觀之。兩鍼遲速。移如螳步。及剖

其殼而觀其胎。則一切機關。順逆轉捩。如明堂腑位。森然羅列。脉絡貫通。其巧思精妙。殆乎不易名狀。今戲記之。以貽好事者欣賞焉。

書神谷生卷

均是一甕水。樹樹而溉之。雖徧矣而不足。一樹而溉之。雖不徧而有餘。夫有餘也。有不暢茂而條達者乎。不足。則溉之猶不溉矣。人之精力能有幾。而與夫一甕水。孰多孰寡。今以有限之力。讀無涯之書。吾見其難濟也。彼其涉覽一過。即能至累數萬

卷亦不類於樹樹而溉之乎。不如儉其精力有所擇而從事而深造焉。其暢茂條達可必也。今有人焉。其取友也。沉能記其名。能識其面而已。則無益於友矣。又有人焉。其取友也。寡必其仁義人也。必其忠告而善導者也。則有益於友矣。夫誦詩讀書。謂之尚友。盍以取友之心。相比類邪。神谷生問讀書之方。書此與之。

書神原立卿卷

神原君次功字立卿。嘗欲改其名字。來請焉。余時

一諾之。既而思之。君名字固佳。不可改。又無所避。則不必改。余輕諾之者過矣。君子言不必信。過固將改之。故今諗之曰。君子之志於不朽者。立德莫尚焉。而立功次之。君之志益在於莫尚。而不敢居。乃次者之是托。此則謙以自名。君子敦於實而謙於名。不亦已可乎。抑夫功雖次於德。而亦無不原諸志。書云。功崇惟志。是故志立則專。專則精。精則一一則誠。誠者。天之道也。乃人之德也。君子之所以崇其功者。皆原諸此矣。不然。惟涉多岐。入旁蹊。

求速成。喪小利。正所謂方鳩僇功。功其可得立乎。今君志於德而功在其中矣。不特謙然也。余悔往者之輕諾。故書不必信之言以贈之。

原氣

蒼然覆乎上者斯天乎。曰非也。隕然載乎下者斯地乎。曰非也。群然死生乎兩間者斯人乎。斯禽獸乎。曰非也。然則其物何所存邪。曰斯乃氣也。名則寓也。夫清者升而天焉。是天未嘗不地也。濁者降而地焉。是地未嘗不天也。萃於天地。秀於五行而

人焉。稟其偏而禽獸焉。是人與禽獸未嘗不天地也。斯本一氣之翕闢而我且名其物矣。故曰名則寓也。不但斯也。夫赫然曜乎天日也。溘然聚乎空雲也。蓬然而起。訇然而震。風雷也。巍然而峙。浩然而流。山川也。允著乎太虛。尋乎無窮。蕩乎前。擁乎後。孰非是物。故殊其形者。是氣之分而各有其名焉。綜其本者。是氣之運而總歸其一焉。斯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斯人物之所以死生乎兩間也。是故達人通其理而忘其形。愚者局其形而遺

其理。

原理

氣既原矣。人或疑理氣之辨弗明也。又原其理以祛之。夫理氣非一也。是其所以為合也。何也。古之為言者。有析一以為二者矣。有合二以為一者矣。合二以為一。語其體也。析一以為二。語其功也。是故名殊乎所斥。而物同於所歸焉。有條而弗紊之。謂理運焉。而弗已之。謂氣名殊也。夫運焉而弗已者。乃其有條而弗紊者也。物同也。子未覩夫水火

乎其冷然而寒。灼然而熱。是氣也。其所為必下趨而浩浩。必上燎而炎炎。則其理也。然離其寒與熱。而其趨與燎亦不可見也。則其浩浩炎炎者。乃其冷然灼然者矣。若謂之為二物也。則氣固殊形。理亦弗同。奚翅二而已乎。而子以為二乎。一乎。

述齋林公壽言

嚴師五十華誕。實在歲之六月。坦既叙其德業。以祝之。適值國恤廢讌。改卜以七月念三日。則坦又將得重言之。以盡前叙之所未盡也。公原為巖

村侯介弟坦少長於其側。常執書策以相從。公既耳提而面誨之。獎誘而勸勉之。又解衣衣之。分食食之。其意至厚且深。雖以坦之頑愚。稍有所知。實公之賜也。故坦之於公。有君之尊。有父之恩。有師之嚴。非特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則至於今日之祝嘏。孰如坦之誠切者邪。頌之不已。更有所願。曰。古者以一代爲世。又以三十年爲世。坦竊謂非二也。凡人少時未可用。老則不復用。自強仕至懸車。約三十年人之効用。專在於是時。故謂之世人。

之壽能有幾。而斷前截後。厯厯一世。即其踰耄踰期。亦餘生焉耳。公齡方屆知命。而其德業之赫奕於時者。既如前所稱道。則今之所重願者。尚在於後二十年間事矣。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君子之道。自彊不息。公寧謂遂止於此而已乎。心愈謙則德愈崇。事愈勤則業愈廣。坦知閱十年而一倍。又閱十年而再倍。不亦滋盛乎。若或自諉曰。老無能爲也。則不惟再倍之不望。而前功或墜。公必不然也。昔人稱蘧伯玉行年六十。六十化。衛武公九十。

有五作抑戒。古君子之矯矯乎自彊於晚途也。如此公之所自期。殆在於此。而坦之所僭願亦在於此矣。公其罔或愆哉。夫責難於君。謂之恭。愛君之至也。諭親於道。謂之孝。愛親之至也。故愛之至者。不徒頌之而已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第言涉狂妄。則幸吾師之裁之。亦竊附無犯無隱之道乎。爾。丁丑秋七月。谷尚書。

小金井橋觀櫻記

武州西境。其水曰玉川。鑿渠引之。東入江都都城。

西七八里。爲多磨郡。渠實經之。有櫻樹數千章。夾其兩岸。列植數里。每歲花時。極爲盛觀。以小金井橋當其中間。稱花者取名焉。去歲三月。述齋先生將携余往觀。會風雨彌旬。不果。因約今春。頃日先生召余曰。金橋之櫻。想候已旺。盍尋前約。余欣然從之。乃以二月念八日。鷄晨秉燭而發。宿雨泥濘。過四谷門。東始白。抵鳴子村。先生舍輜而步。左折小徑。詣十二所權現祠。祠倚岡臨潭。曉霧已斂。心目豁如。出門左轉。逶迤田間。抵淀橋。則行道允矣。

至光圓寺村。斗折而左。爲關口村。逕路湫隘。露氣冷然逼人。西南行。抵尾崎。眼界始闊。四際皆邱。邱皆松茅屋參差隱見。有清渠紆餘抱田東流。度橋又西南行。足指漸仰。得岐路。右廣左隘。從廣而行。十畝之外。桃花爲林。紛如紅霞。左有小邱。其下鑿坑爲棄馬骸所。駱駝縱橫。不能正視。則穠矣之顏。爲之索然。是爲柳窪村。右折沿道皆杉。長翠濯濯。可玩。是爲大宮前村。行可一里。抵吉祥寺村。路傍有碑表井頭。路入窄。逕魚貫行。逕盡而崖曠然望。

開俯見一泓藍碧。是爲井頭池。鳧鴨無數。出菰入蘆。灌木環乎其外。遠山又浮黛。落鏡光中。下崖而顧。後塢皆松。逕通竹林。入則殖殖其庭。有草葺焉。兩沙彌守之。摩尼祠安池中。小嶼向巽隅。石橋隆起。西崕有老櫻。風花翩翩撲面。沙彌出揖。且語曰。池有泉竅。凡七。或在池底。或在池側。雖值大旱。未嘗涸竭。其爲衆井源頭。以此。余今以地勢考之。距玉川爲近。所謂泉竅。得非玉川伏流復出於此。如齊州趵突泉者邪。先生臨池。置胡牀踞之。沙彌知。

其爲貴客。挈瓶下汲。瀹茶進之。既而日過禺。以沙彌爲導。穿松林中。右轉左迴。林往水來。即玉川渠也。濶不過二丈。泚泚嚙岸。甚駛。沙彌曰。沿渠二里。則得金橋。請自此辭。乃謝去。隔岸松杉爲林。其窮處有一櫻樹爛發。既非尋常物。岸上砂磧埴固。無雜草。惟木瓜。蒲英。筆頭菜。紫花地丁生之。行半里。始見飄片泛水。而知花所不遠。得板橋曰連雀橋。又數百武。得石橋曰保谷橋。忽見前路有如一簇雲者。諦視之。則花也。乃不能徐行。後長者抵新橋。

南岸始得櫻。抵梔野橋。兩岸皆櫻。率間十步一植。花皆單瓣稠密。幹皆餘合抱。高低相承。濃淡互出。目之所極。不知幾千百株。先生趨來花下。屹然握拳而立。顧從者大聲曰。唉。此遊非爲花乎。盍各一言品之。而乃徒爾相從邪。言未畢。有一人進曰。色之艷似美女。態之雄似丈夫。品之高似貴人。韻之逸似詞客。一人曰。請以詩人擬之。氣韻則李謫僊也。風度則王右丞也。富麗則李義山也。纖巧則韓致光也。一人曰。不獨花也。烟霞之點綴。禽鳥之和。

鳴既非人境。堯夫牧豎時復來往其間。則殆是神仙中人矣。以是推之花之爲異種可知也。先生時莞爾顧余曰。前言不過添此一段興趣耳。然從者之言亦各有當。可謂不負此遊矣。但至彌望一色連亘數里。極花之大觀。則非吾與子相唱和而誰歟。於是行吟先後不覺刻之已移。歷關野橋。沿北岸抵陣屋橋。復沿南岸。此間樹稍踈。先生謂余曰。花則信美矣。然人情大抵耽其所美。則槩其所不美。亦以爲美。平心視之。樹大水小。覺不相稱。孰若

墨水之花。與地爲相得。子以爲何如。余欲答未發。忽遇一大樹。竦立於前。狂風歛至。飄片撩亂。雨下。渾身冷絕。先生急呼曰。竒竒。吾言過矣。墨水爲之。滕薛耳。又行百餘武。則得小金井橋。南岸就花下。開店賣麥飯。村醪香魚筍蕨等物。騎而遊者。裹糧而行者。皆憇此店。然人亦稀踈。即其遊者。率皆好事韻士。不似墨水花時。士女駢闐。又行數百武。得溫井橋。花不異於初。而景致殊勝。北岸樹踈。有叢竹彌縫其闕。連巒疊嶂。又繚繞竹林外。先生流憇。

久之。謂余曰。景物至此。迥勝於墨水矣。因親自圖之。余執墨斗。偃立其側。亦畫中人也。須臾。回颺捲地。落片皆活。初亂如蜉蝣。忽滾滾然。走地作蛇勢。飛騰幻化。玉鱗盡解。則又一種奇觀矣。日過昃。因投里正家。開行厨。皆飯。此地距都城七里餘。從者頗痛。余素乏勝具。欲宿府中驛。以明日歸。前已請之矣。然今天陰欲雨。因意倘明日雨泥。更爲艱苦。不如信脚而步。倦極買轎也。乃又請陪還。既而從者告辦。出行沿渠百餘武。得留橋。花益多。席地縱

覽。移晷。先生謂余曰。入已餘一里。日亦昏。回踵可。乃歷留橋。沿北岸而下。雨驟至。疾行可半里。稍霽。乍睹南岸有一大樹。花最佳。先生思得其一枝。然無橋可通。顧從者曰。誰能折來者。有一奴趨進。橫一木爲步。渡渠。升大樹上。少間折數枝來。趨捷如猱。人皆驚。既至新橋。則始別於花矣。戀眷顧望。趾不能前。譬猶與良友故人別。河梁風雨。不忍去也。先生亦悵然。如有所喪。沿途時復回顧。及至保谷橋。則花影模糊。遂歸一簇雲而已。度連雀橋。尋來

路抵井頭。少憩。乃出。取路田間。蛇行磬折。出大宮前村。詣八幡祠。余時方憊。意抵堀內村。必得篋子。作氣強步。比抵堀內。日暮。雨又至。先生疾行。從者皆追及。而余獨後。入聚落。叩門。戶索篋子。無有也。於是甘受沾濡。蹣跚行。抵淀橋。則先生已入店。候余者久。時過初更。先生自是而輻。余乃謝先生。在後。僦篋子。咿軋數步。外輒睡。恍在櫻花之下。歸則城鼓報二更云。嗚呼。此日之遊。何其樂也。心雖樂。而身亦勞。雖然。不有斯勞。烏有斯樂。天下之事。皆

然。乃備記其所以樂焉。所以勞焉者。以貽後之好事士。能追先生之芳躅者。歲丙寅春仲月記。

杉田村觀梅記

余幼時陪家君杖屨遊杉田村觀梅。今二十餘年。恍乎如夢。思再往而未能。去歲從天瀑林公訪金橋櫻花。其爲偉觀。不獨吾武罕媿。而雖他州亦或無之。時謂吾武乏勝槩。惟有杉田與金橋。以花爲勝。是不可以無記。因備記其遊矣。杉田則猶有蒞焉。今春冰霜早解。天氣和暖。於是觀梅之興動。乃

拉三谷。恂甫平出濟士。以正月八日發。投宿金河驛。是日朝雨霽而尚曠。薄暮西北風起。逆旅主人曰。此風盡夜而歇。盍買舟。杉田距此四里而遠。不如一葦杭之。之近且便。謀諸二子。議不諧。乃止。翌早風未歇。發抵程谷驛。左折曰石灘坂。冰笋沒鞋。坂盡原田。豁如回顧不二山。積雪與朝曦輝映。成淡紅色。右恭左筇。屹然對峙。亦一青一白。殊為佳觀。迤邐下原。歷太田村。井戶谷村。抵大岡村。遇農夫問路。農夫曰。自關村而入。二里而遠。徑赤穗山。

險而捷。乃就捷徑。果險。造其巔。樹木膠輻。茅葭蒙密。穿數百武。蜿蜒而下。則倏復軒豁。東南見海。左為錦屏。右為金澤。山麓為森村。次中原村。稍南為杉田村。可目歷而指數。風已歇。海面如慰。於是知逆旅主人之言不吾欺。然得此佳境。勞亦可償也。既抵森村。田間徃徃見梅幽馥。時來襲人衣裾。左見禪宇。曰林香庵。又數百武。為中原村。野水分流。清澈可鑑。而梅花掩映之。度橋南百餘武。是為杉田村。得一巨剎。曰東漸寺。多梅。有鐘。永仁六年鑄。

造實五百年外物。銘亦奇古可玩。余曩聞村有老農曰善惡居士。頗解韻事。既出寺。路遇一禿翁。因就問之。翁即居士也。喜甚。引至其廬。環廬皆梅。不知其幾數株。居士曰。公等暫解裝。逍遙村中可也。田家無可供者。晚將炊梅花飴。幸一宿以觀夜梅。頗足清賞。余謝之。乃出穿林間。先攀妙觀寺後山。至山腹回瞻。伽藍埋沒於梅花中。一村皆白雪。世界極其巔俯瞰。花光雲影。遠近相含。而海灣晶晶然。磨一大鏡。漁艫往來於其間。誠爲絕景。不獨在

梅花而已。既下山而南。有小塢。置八幡祠。祠外百步。左右皆梅。有石華表。表外即農戶。園圃相隣。其梅皆奇絕。有徑可歷觀。一家所植。凡四五十株。老樹一根。七八幹。根圍過合抱者。率六七章。有仆而復起。起而復仆。成虬龍狀者。有半身枯而花尚繁者。有長條倒水如山猿伸臂。爭掬澗泉者。有全幹蒼蘚。不露樹皮者。有根株蟠屈如獐獸者。有鐵枝百出。如兵戟相交者。其餘種種異狀。不勝具舉。至於花之冷艷。與香之馥郁。固不可得而名狀。村南

有寺曰妙法寺。照水梅一株。蟠梅一株。皆老野梅。亦無數。又南百數武。有山水繞其麓。淙淙然入海。水泝一農戶。老樹殊多。花最稠。是爲一村盡處。遂左沿海濱而返。居士候門曰。何晏也。飴熟已久。乃入就地爐環座。少頃。童子具饌。香氣薰然。不問而知其爲梅花飴。飴製蓋梅花去萼。漬以鹹水。和飴炊之。色微黃。極爲異味。健啖數椀。又設村醪。海參腸蘿。菹羹。皆土產。既而月光破昏。林間玲瓏。於是興復發。席樹下。煮茗茗。二子拈韻構思。而余亦漫

作賦一篇。其辭曰。何海澨之寂寞兮。阻長谷之磴。隴羌羽客之窟宅兮。等姑射之藥宮。夢寐之尚依稀兮。東皇之或誘衷。燠春風之吹衣兮。體容與以陟巘。歛幽馥之郁郁兮。熹靈境之匪遠。望脩林之綿亘兮。疑白雲之續斷。邈美人之返魂兮。緬處士之芳躅。鑑清澈以矢斜兮。托巖阿以蟠曲。被千年之厚苔兮。綴萬點之寒玉。節高枕而溫雅兮。性貞固而潔白。薄無質之桃李兮。陋少文之松柏。貴邱園以燦如兮。凌冰霜以挺若。摘馨藹之歲粦兮。共

隱者之翱翔。餐黃白之異味兮。勝鼎鼐之和羹。想
胡麻之芳饌兮。啜秋菊之落英。嗅清氣而骨換兮。
飽玉粒而體輕。懷明月之皓潔兮。御清風之悠揚。
身企然其以舉兮。神澄然其以清。庶人間之脫屣
兮。終考槃之徜徉。賦成月亦沈。乃入卧其廬。翌拂
曉。起步林間。清馥滿園。殊有佳致。頃之居士來促
曰。僻陬之境。歸路易迷。老馬之智可用也。吾既具
焉。余與二子皆耽戀不能去。既而日漸高。將辭去。
因寫賦并詩留之。居士亦折花數枝贈余。二子述

抱持之。夔夔然如奉盈。如執玉。惟恐顛越而壞之。
余則騎而先焉。踰山回顧。忽爲一抹霞。天豈秘靈
境者歟。抵程谷驛。舍騎而步。路歷蒲田村。亦名梅。
二子欲留觀之。余掉頭曰。否否。既飽於太牢矣。復
有所下筯耶。不顧而去。二子追躡。遂以薄暮歸。是
夜亦月清。瓶插數枝。對花作記。于以配金橋遊記。
時文化四年。王月初十日也。

錦屏海賦

并序

蘇東坡在黃州。以壬戌之歲遊赤壁。其前後二

賦贈多人。口今茲享和二年。適值其干支。吾將
追而效之。獨奈江都之壤。無境可擬。忽憶方外
友竺溪嘗語余曰。本牧海灣有壁。竦立數仞。列
爲四屏。昔時服子遷來。此甚樂呼曰錦屏。海土
人今尚以此稱之。於是興趣勃然。欲以七月既
望。泛舟而病。暑不果。乃以十月之望往遊焉。抑
夫蘓遊以賦顯。而其賦變纂組爲平易。去華飾
存神骨。後人竟不能效。效則優孟矣。雖然。遊既
效之。賦其可無乎。因今作古體一篇。以述追蘓

之懷云

玄默闡茂。律中應鍾。廼純坤之紀。月仰二曜於相
望。維昔眉山之傑。玉局之仙。久居黃州之黜。再扣
赤壁之舷。厥干厥支。實丁茲辰。一萬里外。七百年
前。邈殊域之遐躅。卓曠世之遺文。眇余小子。猥晞
前賢。寄緬懷於詞翰。放輕艤於洋溼。盱錦屏之峭
壁。羌擊楫以鼓柁。凌長烟之萬頃。等身世於不繫。
待鬼魄之未躍。送烏曦於將晚。乃杳渺以浩蕩。須
臾而烟霧塞。陽侯與風伯鬪。澎騰乎訇潏。瀟山立

雪崩輪轉電激人皆愕眙喪膽。惴栗粟以無色。任
乎一葉之漂漾。泊乎數仞之崖側。噫嘻何其異哉。
海若之庇我旗乎。方鼓舞以護送乎。抑欲試於傾
覆乎。既而風歇浪恬。水面如穀。金光閃爍。月出東
隩。伊錦屏之崢嶸。效靈異於坤軸。寔神秀而天巧。
仰千尺之如削。懸怪巖於危巔。垂長蘿於樛木。上
有靈鷲神鷹。翠羽皓翼之徊翔。下有文鱗。頰尾脩
額。短項之潛躍。於是乎。溫桂醕之斂艷。淪霜螯之
潔鮮。湛星河於一掬。傾月華於一吞。浩浩乎蕩塵

垢於心胸。陶陶乎洩壹鬱於伴。與樂而想黃州之
之逸跡。醉而誦蘓公之宏篇。攬勝概之彷彿。疑高
風之猶存。觸境而觝景。感生於樂極。慨古今之瞥
過。悲生品之易亟。俯仰而永嘆。悽愴以憺惻。既乃
翻然自咎。吾胡爲乎齷齪。前乎倏懼。後乎忽樂。一
樂弗已。百感相續。斯情之累。而形之楛。累情於境。
非達人之真樂。楛形於物。非上士之大覺。吾將一
死生均古今。混禍福埒榮辱。駕逸氣於鴻濛。御長
風於寥廓。超然與造物者遊。求夫真樂大覺。以自

託邪于嗟誰能識之。曷起蘓公以質。

愛日樓賦

并序

家君之幼也。從服子

元喬

受業。時有書樓。服子

以愛日名之。今殆七十年。樓屢罹災。最後一樓。乞額字於浪速竹山子。及丁巳之歲。又災。匾額亦失所在。余脫籍之後。托於祭酒林公之邸。有年矣。一區小廬。溫清無所。因請借其門旁隙地。築一樓。將以舊名署之。頃過叡麓。閱肆。偶見燒爛匾額。諦觀之。乃竹山子所書。余家舊物也。不

勝驚喜。遽購之。嗚呼。我失而我得焉。存亡顯晦。其有數也。夫乃雕諸木以揭樓楣。又爲之賦。時文化改元。初夏月也。

夫惟散材而倚乎工師之繩墨。庸器而仰於道德之陶薰。始得蹊路。稍窺籬藩。濫廁謝游之末。與聞伊洛之言。今閱十年。坐春風。立寒雪。昔受一畝。穿圭竇。掩華門。我有華顛之老。如執玉之夔夔。大耋之嗟。思鼓缶之坎坎。溫清無所。寔孝子之所憂。奉養違宜。寧仁人而無憾。庶所學之不愧。必盡誠之

自謙乃乞數弓之間壤。新築及肩之低牆。一樓起基。宜冬與夏。重宇交構。背陰面陽。幸吾親之底法。期厥子之肯堂。攀階而上。馮軒以望。邈矣雲霄之遐睇。曠然烟樹之適情。曲之以欄梧竹。交翠疏之以牖松石。呈蒼颯爾風來。夏已商籟。皎兮月出。夜猶晝明。有助於怡親養老。欲資乎遊目娛心。洗腆奉觴。親樂而子樂。汛掃邀客。里仁而人仁。傳嘉名於愛日。表微志於惜陰。緬曩哲之遺訓。貽後生之懿箴。劬勞恩大喜懼念深。一日之歡。雖三公不易。

終身之慕。惟永孝是思。警隙駟於迅晷。睠逝川於流暉。揮戈繫繩。洵誠感之無術。玩日愒月。寧遊惰而自欺。嗟嗟乎。吾親也。醉而千斯日。壽而萬斯年。庶伍控鶴之侶。以爲栖樓之僊。乃頌禱而賦祝。願其然哉。

天山公菊洞賦

以採菊東籬下爲韻

霜飈漸嚴。柯葉將改。月中黃粟難留。四出之華嶺。上暗香未拆。小春之蕾。繫滿城兮浙瀝。惟風雨多。值九日兮爽澄。獨菊英在。緬芳葢之茲敷。熹靈藹

之薄采。言有天山老子。比乎隱者之盤旋。丘壑素
心。諧於碩人之邁軸。謝艷蕤於俗葩。挹秀色於秋
菊。分苗於端午。嗜侔太虛。起塢於向南。賞埒甘谷。
螺旋通徑。蹈零露之溥溥。環植成樊。坐流芬之郁
郁。假名洞窟。非關延年。寄隱都城。何事標目。當夫
追題糕之韻事。想落帽於流風。則日精耀乎苑內。
霜氣輝乎籬東。的皪陳羅。留乎星月之燦爛。瓊琚
聯綴。懸乎佩玉之璫瑤。紅酣白醒。揖詩仙於唐代。
露泣風笑。見婕妤於漢宮。淺深濃淡之陸離。天開

染局。踈密高低之掩映。人讓剪工。重疊而堆死乎
二酉之錦標。玉軸離披而舞恍。似大羅之羽衣。霓
裳爾乃高潔。則與巖桂同其類。幽貞則與畹蘭匹
厥資。風姿則亭然。不受乎羈縻。態度則偃蹇。不屑
於樊籬。宜乎飛遜之徒愛之。考槃之類怡也。嗟乎
藝之雖多。識者或寡。清氣播於詞中。寒香薰乎筆
下。鍾會因而作賦。配乎楚騷。陶潛詠以爲詩。亞於
周雅。天山公。即冠山公。初號
天山。有所避。改今號。

亞歲迎祥賦

以題
爲韻

五辰推遷。四序遞謝。少皞避宮。顓頊整駕。值玄英之既嚴。遭青女之茲下。時屬朝易。近乎報蜡之期。日極三元。居乎履端之亞。土圭所致。驗晷景於令辰。雲物必書。占豐荒於明歲。衡端懸炭。審輕重燥濕之分。管內飛灰。考律呂短長之制。曆象授時之攸先。聖朝宣化之所係。夏后著令。待定於陰與陽。周王體元。卜永於年并世。是以後王弗忽。舊典匪輕。萬國之慶。喜形於色。百僚之賀。頌發於聲。丹墀則獻履貢襪。白屋則煮饘煎餒。求多福於方降。競

長至之共迎。爾乃梅衝寒以應節。芸吐馥於向陽。知秋之碧梧是匹。候氣之朱草可方。則沽魚蟹於近市。而會朋儕於一堂。翰墨成林。繫飄華之燦燦。歌吹如海。何盈耳之洋洋。忘短景於玄陸。睨長暉於駿狼。品物昭蘇。靡非獻瑞。人心豈樂。即是呈祥。况乃戴堯天之覆。幃仰舜日於和煦。恩露溥霑。仁風長度。寢兵息鼓。笑劉遐於亂離。探蹟闡幽。與邵雍而並驚。爰傳觥而歡。遂搦筆而賦。

包犧氏像贊

誰謂古有此人。誰謂今無此人。古今不易之易。即是包犧之真。

風子諸葛武侯贊

龜背之隆然。名山毓秀。龍德而隱者。元氣鍾靈。其出將也。鬼籌神算。其入相也。繩直準平。寧成敗利鈍之逆覩。非富貴利達之爲嬰。吁嗟巍巍之風度。軒軒之丰標。猶摹形容於圖畫。至於赫赫之豐功。浩浩之正氣。安得彷彿乎範型哉。

韓文公像贊

貌以傳神。神寓於貌。仰惟韓公。岱高斗耀。詞開衡山之雲。文馴鱷魚之暴。其爲學也醇。其爲氣也浩。誰謂文而已。公進於道矣。

朱文公像贊

吾敬之如鬼神。吾信之如著龜。鬼神其可詔乎。著龜其可疑乎。世之疑者固非。詔者亦竟小人之歸。

霜臺謙公贊

靜如處女。動如吼獅。聚如快雨。散如旋颺。而詠風月於馬上。透神機於禪齋。其倏忽變化。不可端倪。

愛日樓文三

贊

四十六

則公之所以能正而又能竒也。

惺窩先生贊

謝華胄而遐蹤。望白雲而獨卧。三徵不起。彭澤之
儔。群雋並興。河汾之亞。矧乃開先于性學。與世而
俱新。覺後以心詮。歷年而益播。於戲。源深而流遠。
俾人遡洄而上下。雖然。誰能真遡洄乎哉。誰能真
上下乎哉。

寬永三輔像贊

并序

原圖三幅。一為雅樂頭酒井君諱忠世。二為伯

耆守青山君諱忠俊。三為大炊頭土井君諱利
勝。寬永中並以閣臣協心匡輔。當時目其所長。
以酒井君為仁。青山君為勇。土井君為智。此圖
每幅有贊。係鳳潭先生作。頃者松城家老鏹原
伯耆命畫工合寫之。請余新製贊詞。可以為君
臣兩戒者。蓋欲進之嗣君也。余不敢辭。乃鋪叙
數語。務達其意而不華其詞云。

人臣之事主。雖各有一長。必相協和。以為一體。然
後為之仕。人主之使臣。雖悉知其能。必合并之以

爲一體。然後爲之使。夫手資乎足。目待於耳目之
所欲視。耳必注焉。手之所欲執。足必徙焉。其爲一
體而相爲用也如此。三輔臣之在當時。以三德爲
一體。協和而合併。相待而相濟。嗚呼。有此君而
有此臣也。斯可以見君範矣。可以見臣軌矣。

貝原益軒肖影贊

自損者能益人。忘譽者能遠毀。淺近之言。人不厭
其俚。切實之訓。人不謂其鄙。仰藹然之遺影。和而
介。溫而理。咨。慮不愧乎有道之士矣。

自題小照

渡邊伯登工寫真。余五十時。伯登爲貌。余真人
皆謂宛然肖也。因題其顛辭曰。

一毫似我。謂之我可也。一毫不似我。謂之非我可
也。然其似與不似者。貌也。存於似與不似之外者。
神也。是神也。無生滅。無古今。盤爲川嶽。凝爲星辰。
聚爲風霆。散爲烟雲。磅礴宇宙。無有乎不存也。然
則其不似者。亦盡我也。而況其似者。誰謂非我真
哉。

鷓鴣圖贊

并引

鷓鴣驚於夜矣。晝則莫能為也。群鳥來集。蹴啄。蓋愚之也。人乃絆其趾。置諸園。因以羅群鳥。此圖可取以為戒矣。贊曰。

鷓鴣兮鷓鴣。予立如愚。嘖嘖兮群鳥。不知後圖。戒之兮戒之。靡哲不愚。沈晦兮自守。足以保軀。

硯蓋銘

為月岡子宗作

語言或訾。猶無形迹。簡牘弗慎。追悔叵革。

時辰表銘

天雞墜卵。其性司晨。海蚌剖珠。其輝燭夜。視諸掌上。警不息之自彊。佩在腰間。惜寸陰之餘暇。

茶室銘

并引

五峰老人業醫。而寄於茶。以自樂。惟取於瀟洒。閒適。一歸於洗心滌慮。殆亦弗詭於醫之道也。丐余為茶室銘曰。

八音外之音。一爐濤起。五味外之味。兩腋風清。無待於禽戲之術。有原乎鴻漸之經。常服石鼎太和之劑。詎資金丹一粒之靈。其怡神而養性。是以延

年而脩齡矣。

今戶八幡祠華表銘

維神降假。昔叙斯宮。載禋載祀。千古是崇。威德顯赫。攘氛祛祲。矧茲鄉曲。孰弗仰欽。爰樹石表。勸趨競先。既挺且固。屹立巋然。不震不撼。不側不隕。呵護靈驗。銘詔方來。

楓樹冢銘

高遠藩伊東隆岳造壽藏。在高遠城北香福寺後山。地宜楓樹。因以名焉。遙索銘於余。銘曰。

滿林霜葉。乾翠爛黃。天然錦綉。無限文章。非檜非柏。樂哉斯岡。風雲羅帶。終然允臧。

日向荒川元校字

年而所... 五十一

日向... 示... 对... 字

愛日樓文三

翠... 脚... 黄... 天... 然... 雜... 絲... 無... 翅... 文... 章... 非... 餘... 非...

